



徐佳《苏东坡的山药粥》:

# “沟回”深处的追探

□陈曦

徐佳的文化散文在这一文体渐成热潮的当代散文场中,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他的着笔处与取材看似相类于其他作家,却每每能够下笔有波回,“襟他人”而“带方物”,挖掘出历史与文学“沟回”深处的珠玉,在更多侧面去借古人以浇块垒。更为难得的是,作家在书写的过程中或冲波逆折,时而小桥流水,以“咏叹调”的调性去拉开文章的序幕,展现别致的内容。他的首部散文集《苏东坡的山药粥》就以这样独特的风格展现在读者面前。

《苏东坡的山药粥》中收录的篇什集中展现出作家新颖的着眼点,即对“小景”的把握。开篇的代表作《松江之鲈》以徐璋的名画《胜朝松江邦彦图》为取景器,再以松江为条络,写极了钱鹤皋的侠、倪瓒的毅、袁凯的傲、董其昌的悲、陈子龙的忠……在“取景”之时,作家又重点书写了这些景中之人的重合点,陈子龙与董其昌的相识、夏完淳与钱梅的共死……在巧合与注定的共振之下,历史的一角已然揭开。作者在明线、暗线的交织书写中,透露出了魏武曹的志、朱洪武的暴、落日大明时的君王未能撤下的余晖。《杜诗列传》《纸上东晋》《昭陵思大唐》《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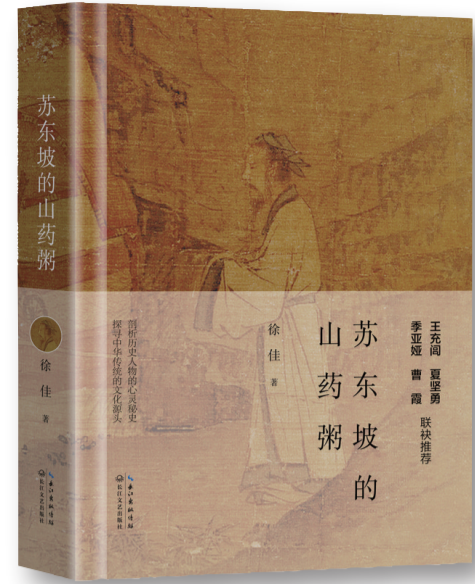
射天地》,在文集中,几乎所有长篇散文都是一幅幅图景的并置与重合,小景之中,形神自足,历史的记忆和民间的附会在文化散文的载体下勾连成一处,美与思便飘然而至。这是徐佳笔下的独特光华。

在《汾水文学地图》中,一条浩浩汤汤的远古河流成为了作家饮笔的墨,书写了这一人文地图上千年不倒的精神高标。类似于分镜头的书写方式,让文本定格了西周时“一叶封侯”的现场,定格在了重耳“期十日而退兵”的片刻,也定格在了晋文公视履长叹“悲哉足下”的瞬间,一个小节,千字余的篇幅,作者便洋洋洒洒地把信与刚的精神内里书写到了极致。之后便是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王翰的壮与豪,那《凉州词》与《出塞》的大调长歌豪迈书写了募兵制刚刚成为国策时,一心征战为国谋的诗人们,如何用坚韧的精神打造了边塞诗的黄金时代。金代诗人元好问含泪写下的“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所赞颂的贞,元代那颗文学史上“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关汉卿以及他笔下的关圣《单刀会》所展现出的坚韧与豪侠,明朝那位曾有“困王业”又不得不江湖归隐的罗贯中中心坚定奉守的

骨鲠之志,还有明末清初那位为公义而百折不挠的“朱衣道人”傅青主所张扬出的凛然大义,这些汾河边上成长起来的千古文人在徐佳的笔下以一条大河为载体,横流历史与朝代的更迭,将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品质重现在读者面前。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直言的那份充满象征意味的“乡愁”,想必是他对当下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份期许,一份真切的呼唤。

除去对汾水文人集团的书写,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对为数众多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度刻画。作为一名刚刚起步的散文家,徐佳的视野之开阔、文笔之老辣令人惊奇,他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完成着一种此地到彼地的遥相呼应,当下与历史某一时刻的有效对话。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徐佳在其散文创作中展现出了对古代文人精神世界的深刻体察与由衷的理解,并借助一些“大事件”背后的“小沟回”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彰显那些作为人而非历史符号而存在的文人人内心的澄净与波瀾。

在《杜诗列传》中,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杜甫与李龟年的惨淡相遇。在盛世已衰之际,两鬓斑白的老杜,偶遇已沦为简陋饭局之上弹唱



乐师的李龟年,曾经的天子门生抱着旧琵琶唱那首《相思曲》,此情此景让老杜涕泗横流。而作家书写这段著名的相遇时,却没有将笔触集中在异地相逢身世苦的小情绪上,诗圣毕竟是诗圣,李龟年毕竟是李龟年,作者徐佳几乎寥寥几笔就抓住了他们精神世界中最为闪光、最为动人的一部分,天宝年间装束的李龟年对杜甫说:“先生,您认错了人。”而身无分文的杜甫眼含热泪写下了那首《江南逢李龟年》,便转身而去。他们未尝一字言身苦,满眼俱是家国情愁。那“落花时节又逢君”何尝是语文课本中注释的

## 百家品书

# 被折叠的生命 被摊开的现实

——评陈崇正的《折叠术》

□唐诗人

看到《折叠术》这个名字,估计很多人会联想到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这种联想很自然,“折叠”,在郝景芳那里是未来城市分层次、分阶级化的折叠管理,是人物生活和情感的被折叠;在陈崇正这里则是身体的折叠,也是生活的折叠、现实的折叠。陈崇正对“术”的情有独钟,可以直接追溯到他曾经的武侠小说阅读兴趣。但更核心的原因,还是他关于我们时代、关于当代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独特判断。比如关于“分身术”,他的解释是:“分身术,一种可以解决所有人生存焦虑的神奇魔法。”个体如何面对“生存焦虑”?用条条框框的道理来讲往往是无效的。但以文学的方式,往往会有效果。

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生存焦虑,也有很多类型。陈崇正的文学处理方式,既启发于武侠世界里各种理想化的神奇法术,也调动了专属于作家个人生活经验中的南方神秘巫术,而最近的一些作品,他开始征用现代科学科幻中的技术、幻术。这些“术”让小说变得风格突出,同时也容纳了我们今天驳杂而分裂的多维现实。当下的个体,不管是生活在乡镇还是现代大都市,其生存空间都不再是单纯的、单维度的了。我们既生活在传统的风俗文化和人情习性里,也生活在现代科技所敞开的虚幻空间,更生活在决定我们肉身状况和精神疆域的的现实世界。这三个维度,可谓是围绕在当下个体生命中的最大现实。陈崇正的《折叠术》,选取或者说塑造了一些“折叠”着这三大维度的人物,借着不同意上的“术”,让叙述穿梭其中,将折叠在块的含混的生命层层摊开,以此透视着我们当下生存世界和精神空间的本真状态。

这种折叠与透视,在《折叠术》中第一篇《寻欢》里得到最好的演绎。“寻欢”即是李寻欢,是众所周知的古龙《小李飞刀》中的主角人物。小说中的李寻欢是网络游戏美人城

世界中的一个用户名称。游戏中的“李寻欢”也像武侠里的李寻欢一样:“一把小李飞刀,所到之处,无论什么活物都灰飞烟灭。”同时也有一副侠义肝胆:“扶危济困,打抱不平。”但武艺高强、再无敌手的游戏还可玩吗?还值得玩吗?当李寻欢救下“我”之前,他沉溺于自己的樱花谷世界,救下“我”时“我”无意中一句话点醒了他:“幸好存在被打死的恐惧,这个游戏还不至于太过无聊。”“被打死的恐惧”让游戏还值得玩下去,而游戏中的李寻欢体验不到恐惧,也就沉于无聊。虚拟世界的不可一世等个性状态的无聊。同时,虚拟世界的侠气,也促使现实中的李寻欢/钱玉龙走出家门,去看望曾经在在游戏中救他、送ID号帮他迅速升级的、现实中已病重的“李三哥”。本来个性孤僻的钱玉龙走出家门,“满副武装”地去了北京。他看到的“李三哥”,与游戏中的形象完全不同,只是个病得奄奄一息的胖女人,是个到了癌症晚期的网约车司机。迷糊中的“李三哥”跟家人透露自己有个价值千万的游戏ID。被“价值千万”诱惑着家人联系上钱玉龙,骗他来商量如何处理这价值千万的遗产。钱玉龙找借口匆匆逃离病房,但他并没有直接回到广州,而是拐弯去了西贡,到其中一家类似于英剧《黑镜》故事的“私人刑场”里体验恐惧和死亡,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复述《寻欢》故事,可清晰看到,这个小说所折叠的东西有多丰富。这不仅仅是现实与虚拟世界相差甚远的问题,它追问着现实世界的人如何被各种各样的虚拟空间影响着、塑造着、控制着,以及现实世界又如何以坚硬的真实拒斥着、束缚着游戏世界所造就的人格魅力。钱玉龙与李寻欢、李三哥与胖女人,包括体验“死亡”前后的两个“我”,以及这三个人物在游戏中和在现实中的复杂关系,内部折叠着幽微的情感和世界观。这些被折叠起来但被作家叙述出来的



内容,可以说是这个小说最大的魅力所在。真实与虚拟、现实与游戏,并不能割裂得一清二楚。即便陈崇正想强调的是游戏世界的不可一世背后是现实世界的卑微与不堪,也不能否定,我们今天的生存焦虑,或者说存在感,保真度已低至尘埃,唯有恐惧和死亡,还能提醒我们尚还活着。

《寻欢》之外,《折叠术》的其他小说也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讲述着类似的存在状况。在《折叠术》这篇,“折叠术”是小说情节中的按摩术、性爱术,更是这个故事展开的叙述技术。小说借着“我”读到的葛先生的专栏文字和日记本,将葛先生的生平故事以及环绕在葛先生身边的各种事件一件一件铺展开来,把被折叠起来的真实与虚构统统呈现。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细节的真假,却得以明白,我们的现实生活跟这记录的、想象的文字世界其实难分轩輊,我

们的生活与这虚构的奇葩故事一样,每一天都和罪犯和凶手和罪恶和荒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虚度》一篇,折叠术表现在手机耳朵这个高科技产品上,一个人的所有生活包括各种秘密都可以折叠进这个手机耳朵里,偷窥、借用他人“耳朵”成就了一些人偷窥他人、折叠他人生活的最好渠道。其次,折叠术还表现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作为网站公司记者的“我”,所谓的社会新闻报道,不过是在虚构故事骗取浏览量而已,“我”将他人的遭遇随意地折叠进自己的想象世界,并不关心笔下人物的现实遭遇;同时,“我”也被他人的想象折叠,只看到视频、听不到声音的网络大众,包括警察,都确信是“我”毒死了自己的妻子,现实却完全不是如此。从这些小说可以看到,作家在反思一些异常严肃的问题:我们都乐于随意地折叠他人的生活,真实的现实人生是没有人感兴趣的。

陈崇正这些新作,在很多层面延续了他“分身术”一类小说的叙述特质,但也明显地完成了大的拓展,他的叙述更见清醒。清醒的叙述,直接提升了小说的精神含量。这一叙述品质的背后,是作家关于当前现实的一种完整性理解。这种完整性,直接表现为小说所容纳的资源异常驳杂。仅仅关于“术”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有多种路径,这些路径的背后是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陈崇正不是借某个具体的“术”来透视整个世界,而是尽可能地融合多种“术”来打开更丰富的世界,以此来表现我们这些生命个体活在这个现实世界是怎样被其他事物折叠、又怎样折叠其他事物。卡尔维诺说:“小说是在各个交错的层面都有意义和可以得到享受的叙事类作品。”陈崇正利用“折叠术”所交错的每个层面都意味深长,也足够有趣。卡尔维诺接着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对于现实的多层次阅读是一个客观事实,脱离了这一事实,任何现实都无法被理解。”满足于从一个层面去把握整个现实的写作太多,而陈崇正显然不是这类,他所谓的“折叠术”,就是要通过叙述来摊开当下这被各种力量折叠得太单一、太无趣的生活现实。

《在平原》是一部几乎完全由对话完成的中篇小说。这无疑是一次有难度的写作。我想作家在动手写作之前,一定为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在出场、情节与话题展开等方面做过不失缜密但也富有灵活性的设定。这没什么值得惊奇的。小说家都清楚情节设计对于叙事完成的重要性。在谈到如何设计小说情节这一问题时,莫里亚克说过,他并不认为一个小说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可能性在写作过程中随时会改变。起初不太重要的人物,没准写着写着就多出了戏份,原本重要的人物反而形象模糊失去了方向。然而,这不等于说我有理由怀疑那种提前把情节设计好的写作。优秀的作家都会遵循内心的指引来进行写作。在我看来,一个小说最精彩的细节往往具有自然属性。它随着写作深入、跟进,像是树上必然会生出一根枝条。

这个小说探讨的主题是绘画与成长,叙述并无多少故事性。叙事语言精炼、准确,但这并不能遮掩小说性推进的干涩和陈腐感。这会吓跑没有耐心的读者。读完这部作品的第一感受是:作家是在写一个阅读受限的小说。她带着一种莫名的激情与骄傲完成了属意内心的写作。

小说人物李娜与许何都来到一个人生节点上。他们既是师生,更像是一对彼此需要心灵支持的陌生人,在一所学校里——我感觉那是一所具有象征意味的社会或人生课堂,老师在这里试图寻找新的艺术生命,学生希望在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高考)之际得到接渡和指引。教与学都被寄予深意,这一对师生太像同病相怜的两个人了。那个准备叩响命运门环的许何,“总觉得自己期待的从未出现,经过的则是一片世界。”这太像有着人生剧情的画外音了。而已经小有艺术成就的青年画家李娜,耳畔回响着这样一个声音,“可那根轴没变,怎么能算变呢?”但她内心清醒,“知道自己在滑向另一根轴,可还未将之打开。”这有自省意味的内心搏斗无声而残酷。在这种“危情”时刻,他们都有点

# 写作的自赎时刻

——评王苏辛小说《在平原》

□左马右各

输不起。小说中应景的写生课,连篇累牍的对话,甚至就连对话指涉和探讨的艺术问题都在指向一个具有终极目标意味的走向——我,这个不甘平庸却又被平庸裹挟着前行的生命——该怎么办?他们都需要冥冥中的启示和点拨。准确点说,是拯救。

李娜的身份是老师,但她更像是转借了学生身份来重新面对世界。换种说法,李娜几乎就是许何的未来时,而许何就是李娜那不曾走远的过去。或者说是一个分裂为两个不安的灵魂,在彼此的挣扎、惊吓又相互安慰、告解中,来寻找一个象征光芒的精神出口。他们都需要重新再确认一次自我,内在于生命的孤独,以及由此孤独支撑着的信念和骄傲。他们清醒认识到命运一再给人机会,但它同样也在不断剥夺、扼杀;是命运造就了那些远去的大师,同样还是命运,遮蔽了大师身后无数黯淡的身影。人生有时就像画布中那一抹被挤压到边缘但仍然耀耀瞩目的红,这不能缺失的一笔,所带来的是关于艺术或生命的永恒猜想。这一切折磨着两个年轻的大脑和心灵。在那片赋有象征意味的山地进入眼睛后,都不再是简单的风景和琐碎的事物,拿在手中的画笔、落在纸面上的线条或者笔触、色块都带着内心世界的另一个极限边界伸出触角。它看似小心、内敛,却不乏蛮横与野肆。细究一下文本,就不难发现在观者心中:山地已是被抬高的平原,而平原亦是铺展的山地。它们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在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关于艺术和艺术史的对话,简约

不失深刻,它的能指意蕴也宽博厚淳。结合王苏辛个人的经历,再看这个小说就有一点借助小说叙事转述个人成长反思的意味。生活是平静的,但经历成长的内心往往跌宕起伏。一片平原不是收容,而是意识深处存在着天际线的延展和逼近。人生是没完没了的成长和内心对成长的自否与疑惑。作家能够感知的澄明时间最终还是消失在混沌的求索中。在此,我觉得持一点悲观心态,也未必就是宿命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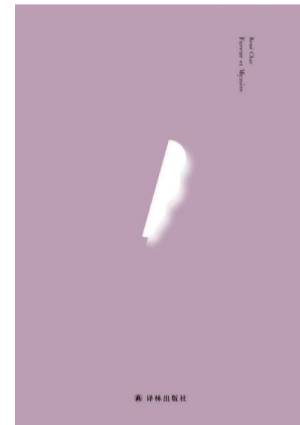
如何打开小说叙事切口,把握掌控叙事流向,保持话题的自由转向和人物内心恰切的接渡转译,对于故事乏料、内容“吸睛”点低的《在平原》来说,显然是考验。作家经受住了这一切,还像不经意似的在叙述中有些微炫耀。也可以说,这个小说完成了作者由平原向高地的一次跃升。一个成功的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带着属于他的技巧和风格。而这个面目,只有在出现后,并经过被怀疑、抵触、认知、品评的洗汰、打磨过程,才有可能获得认可,成为风格。也可以说,作家的风格是时间的产物。它在时间的产床上落胎,又在时间中经历成长或者湮灭。没有哪个作家是弄明白了这些问题后去写作的。他们都在表达。

王苏辛在多种场合说到过上述问题,也碰撞出类似火花的耀斑,但又都没给出过明确的解答。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年轻作家的谦和还是犹疑。但不置可否的是对于这样的问题她认真思考过,头脑也是清醒的。这终是绕不过去属于写作的自赎时刻。

## 好书快读

主持:宋略

### 《愤怒与神秘》



【法】勒内·夏尔 著 译林出版社

这部诗集完美地呈现出勒内·夏尔本人一贯的诗学主张,即在海上露出的一个个看似孤立的岛屿下面,有一个不可见的基座将它们彼此相连,使它们成为群岛而非孤岛,而这个存在于世界深处的本质性基座只能通过分散的岛屿去加以感悟和捕捉。这部被加缪誉为“法兰西诗歌给予我们的惊人之作”,既保持了超现实主义诗学强烈的词语内聚力,更展现出诗人朝向他人的开放与关照,并保持了绝对的美学质量。

### 《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



王家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本书是诗人王家新对数位曾对他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叶芝、奥登、希尼、艾维塔耶娃、曼德尔德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里尔克、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特朗斯特罗姆、洛尔迪等诗歌大师的一次整体性评述和回望。王家新被视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一直坚持对诗学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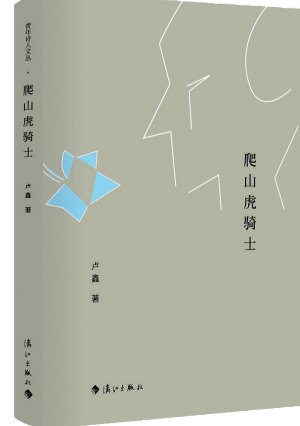
### 《祖先的爱情》



陆源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个发生在南方边陲的爱情故事,马尔克斯式的叙事,舒尔茨式的语言,是“80后”小说家陆源充满想象力、野心与耐心的力作。以回形针的结构,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南部的爱情故事,家族、战争与梦幻,众多意向融合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悬念不仅寓于情节之中,也寓于叙述结构和叙事节奏之中,寓于呼吸之中。

### 《爬山虎骑士》



卢鑫 著 漓江出版社

一书分为三辑,每一辑都饱含作者对先辈、亲人、故人、山水、心灵的感悟与沉思,将现实中的失落哀伤、现实中的温暖热烈、幻象中的孤独纯粹融于一册。本书以“爬山虎”“骑士”两个意象开始,基于汉语“在书写的带领下去说”,尝试进行形象写作、通灵写作。作者相信,如此身体力行将获得整个生命和宇宙的能量。